



詩

十九之三

周頌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27



117
166
27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

也宋也 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春鉏

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入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

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

之後亦狂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

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

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

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



毛詩疏

卷十九之三

及古閣

服時王故能盡禮客王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後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初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樂記註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因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因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武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

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興也振振

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傳云白鳥集

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

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

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振鷺于飛○

振振然潔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潔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

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潔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潔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傳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杜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王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傳白鳥至鷺然○正義曰

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所云潔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離。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在彼無惡。在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穀音亦厭也。厭於艷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云報者謂嘗也。丞也。

○豐芳

年

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丞報祭宗

時

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丞異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丞嘗。而序解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邦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

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

○稌音杜。徐勣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在反。倉也。稌咨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齋盛上音資。

三詩流

卷之三

及古周

數億至萬曰神

億至億曰神

孔甚

下音成穗音遂數萬
 色王反下數億同
為酒為醴 烝昇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 皆徧也
 注同妣必履反洽胡甲反
 本或作祿徧音遍予音與
 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
 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
 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為醴而
 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眾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
 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
 曰秭正義曰豐大釋詁文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
 沛國呼稻為秭是也言廩所以藏蓋盛之德者器實
 曰蓋在器曰盛蓋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
 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為蓋盛之德也禹貢百
 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銜即穗也禾稼當積而
 貯之不在倉廩其德當在廩藏之故言藏蓋盛之德
 則自穗以往秭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

粟

廩

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也又以經言高
 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
 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
 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
 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
 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
 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
 帝令藏蓋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
 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
 可知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此言粟之所容乃至
 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
 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禱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
 以為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
 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
 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
 及耳
 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

三詩疏

卷九之三 五

及古韻

鼓

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徧○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徧之義○**傳**烝進界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傳

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

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瞽音古無目朕曰瞽朕音直謹反本或作瞽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治直吏反**疏**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

且一作則

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註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傳**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至於王業治至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鞀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柷圉

傳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柎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控也圍榻也



云瞽矇也

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矇者相之又設縣

鼓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

誤變而作田

○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

鄭作棘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鞀字亦作叢音桃祝尺叔反圍魚呂反柎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音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鞀步兮反控若江反榻若瞎反矇音蒙有目睽而無見也矇音了視矇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有瞽有矇

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大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磬有祝有圍皆視矇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圍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瞽**樂至圍榻○正義曰周禮瞽矇為大師之

屬職掌播靴祝圍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此柷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柷其上加以業所以飾此柷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柷上之祝與柷相配為一故通解柷虞之體植者為虞橫者為柷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柷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柷文皆與虞相配柷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柷既言業所以飾柷則與之為一據柷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柷業既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柷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虞業維縱縱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柷也虞者立於兩端柷則橫入於虞其柷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柷其上刻為崇

似

紘皆同

於

彌

牙以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箎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柷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曰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筭注云周人畫繪為筭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於筭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鞞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鞞其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鞞者春官小師注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祝木

大予 桐 銘

控圍榻者以樂記有控榻之文與此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太師注木祝敬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祝敬注云祝狀如漆箭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敬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敬謂之執郭璞云祝如漆箭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柄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敬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刻以木長尺櫟之斲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天子樂而知之其拘篋圍敵古今字耳○**瞽**瞽至作田○正義曰瞽瞍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瞍故連言之解以瞽瞍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中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瞍之下云視

東

為之

反恐也誤

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棟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棟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棟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棟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蕭雝和鳴**先祖是聽**云既備者懸也棟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蕭編小竹管如今賣飴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聖**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絲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飴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反即乾餹也音唐遂○**蕭**編至吹之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正義曰釋樂

毛詩疏

卷之九

反古

永長觀多也
愆上有所字 玩

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篴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
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篴篴小也郭璞曰簫大者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
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
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
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
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
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或云滑饒
凡饒謂之錫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饒之類也管
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
小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
謂之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籥籥高也郭璞曰管長
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云我客
賈氏以為如篴六孔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溪感於和樂遂入善道
終無愆過也觀古御反又如字注同多
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在廉反爾雅作涿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涿魚

池小雅作潛時潜六句○正義曰潜詩者季冬

祜反鮪于軌反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

而為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

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

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

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

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

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

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

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

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置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按月令孟春獮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

冬先恐先冬誤

鮪

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鯨鱧鰻鯉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潛糝也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

鮪鮪也鮪白鮪也鯨鮪也○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

音餘鱣音常鯨音鯉鯉音里糝音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糝

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廢反

又心廩反字林作躒音山心反義同鮪音猗與漆洛爾雅云鮪叔鮪鮪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三詩疏

卷之六

及古韻

以為可猗嗟而嘆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梁之魚有鱸有鮪又有鱮鱠鱣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潛**漆沮至潛糝○正義曰漆沮自商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商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糝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潛潛古今字○**鱸**大至鱸鮪○正義曰鱸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鱸鱸鮪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鱸郭璞曰今鱸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正禘戶夾反大祭名也○**禘**禘十六句○正義曰禘者禘大

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禘其言不明唯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年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嘗禘當以

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辯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釋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禘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禘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稱大者稱而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反禘禘而禘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禘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

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小也知禘小於禘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宮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禘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禘大於禘也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友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太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探得之後卽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

傳

相助廣大也

注

云離離和也肅肅敬也有

是來時離離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

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牲之牲百

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

息亮反注同辟魯璧君也

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

色離離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

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

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

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牲之牲其時

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太祖

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

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編

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

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

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

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

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

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

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

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奴以皇考

之故亦祐助孝子也

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為助為異餘同

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

云相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

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

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

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

哲

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丞嘗或剝或烹之類是也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故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假嘉也 云宣徧也嘉哉皇

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本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

故 假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 假嘉也正義亦作哲同徧音徧下同知音智 釋詁文

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

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

多與作與夕

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會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

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

壽介以繁祉 燕安也 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

以考壽多與福祿 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

犯諱當音處亮 繁多至福祿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

是繁為眾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為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

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

既右烈考亦

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

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妣音泰下音妣文王妃考至

大妣○正義曰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法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似

載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反下同

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按經義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卒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朝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能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

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

有烈光○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

鈴在旂上儻革有鶴言有法度也○云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

度也交龍為旂儻革轡首也鶴金飾貌休者休然盛

壯也○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鑿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儻音條鶴七羊反本亦作鎗

同休許蚘反又許○載見辟王○毛以為諸侯始來求反注同賦音式○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

者

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儻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比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為國君也○鄭以介為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為異餘同○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龍旂者旂上畫為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

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旒上儻革有鎗鎗為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王為儻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旒鈴皆有法也。諸侯至盛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旒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旒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儻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儻革金卮是也休與烈光連。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昭考武王也享獻也。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使

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福也朝直遙。昭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反下篇並同。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言我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致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

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爾反本又作卑緝七入反嘏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古雅反祚才故反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于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

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按特性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二王之後為客也

見賢遍反序注同黜

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

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果圖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警，孤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

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

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

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

尊異，故言亦駢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

於其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

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

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駢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

有客有客，○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

以

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歡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為異餘同○**圖**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輪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尚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圖**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

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歡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為異餘同○**圖**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輪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尚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圖**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

者

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眾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傳**一宿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圖**云繫絆也周之

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繫陽立**○**薄言追之左右綏之**○**云追送也

各殷勤**○**繫陽立**○**薄言追之左右綏之**○**云追送也

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
 之厚之無已。○餞音賤。樂音洛。一宿至日信。正義曰。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十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初脩禮上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王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按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言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

乃可去也。○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夷易也。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敬。反下同。○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泰注。武七句。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

七言疏
 卷九之三
 三三
 及古月

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也

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於音烏註同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疆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疆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殺耆致也○**天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

定上一有安字

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
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過於葛反者毛音指致也
也汲○武迹至者致○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殺
音急○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者定爾功者
味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
大功謂誅紂定天下○遇止至五年○正義曰遇
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
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遇劉者則所遇非
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眾多
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
已被誅此等亦皆賤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
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
殺此謂遇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
老而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

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
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
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
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
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
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
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
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
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
于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
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
之深故
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

卷之七

臣工

閔予小子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朝直遙。反注同。閔予

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

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

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

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

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

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

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

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和類。則

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

不當卽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

則是成王十五。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

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

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

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

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

抗禮世子。今始卽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稱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

考。皆以武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

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

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

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

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嗣王至朝

於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

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

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

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

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

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卽政者始欲卽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卽聽政故言將也烈文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閔病造為疚病也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

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〇嬛其傾反崔

本作憊疾本 〇閔予小子〇毛以為成王將蒞政而又作疾音救 〇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疆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

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為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立子繼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繼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是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 〇鄭以為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 〇閔病至疚病 〇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 〇閔悼至之中 〇正義曰閔者哀憫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

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
 身孤特故云嫠嫠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閱疾
 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閱為病於平皇考
 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

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德庭直也
云茲此

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
 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
 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上時掌反又
如宗孝行下孟

反○庭直○正義曰釋詁文○茲此至私枉○
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
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
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
為此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

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
 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不私枉之
 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緒也
云

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
 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
 不忘也

○解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已世相
音解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為緒○敬慎
 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
 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
 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
 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
 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云謀者謀政事也。

訪落十

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

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

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

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

汝

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

收斂之。

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負。

訪予落止。毛以為

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

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

武王所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

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

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

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

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

毛詩

卷之三

及古詩

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
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
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
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
意或然○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
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
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
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
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
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
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
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以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
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
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
不堪繼續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云多眾也我小
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

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難如字協韻乃且反任

音土下二篇注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志

皆同長張丈反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志
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志在致政之後下
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
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
得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
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
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
已得臣之助則堪之紹庭上下防降厥家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

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

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
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

許卦 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
反 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
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
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
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
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
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
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
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
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敬之十二句。○
本無之字。正義曰敬之詩

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
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

此歌
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兹。顯見士事也。云顯光監視也羣臣

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

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

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易鄭音亦王以豉反

時掌。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

反。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

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

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
 照臨四方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
 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
 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今日有所成就月
 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
 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
 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
 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顯見士事○正義
 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
 眾事是士為事之義也○**○**顯光至在此○正義曰
 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
 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
 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
 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
 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
 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
 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

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
 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
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
 大也仔肩克也**○**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
 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
 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
 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
 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佛毛符弗反鄭音
 彌仔音茲毛云仔肩

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
 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凌子熈反。道音導。
 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
 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
 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
 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
 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
 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
 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
 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
 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
 本集注。漸作凌。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
 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
 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
 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

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
 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
 功。尚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
 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
 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
 因此興。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
 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
 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
 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
 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
 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
 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